



坚守



一间教室，多个年级，这个年级做习题时，那个年级就开始学拼音

9月2日，天光微亮，在金寨县青山镇崎岖的山间小道上，踩着微湿的乱石艰难行走一个多小时后，青山中一个小红点跃入眼帘，向导告诉记者，再翻两个山头，飘着红旗的地方就是双桥小学教学点了。

竹林中还没看见校舍，就听到朗朗读书声，傅言明老师已经带着孩子们开始了一天的学习。学校人数最多时有40多人，本学期全校共8名学生，58岁的他既是唯一的老师，也是家长。

2007年，学校危房改造立项，可是山路崎岖，建材无法运达，傅老师便从自己微薄的积蓄中垫出2000元现金，

请来挖土机整修了一条简易山路。新校舍建成后，傅老师平整操场，自己动手，利用旧料，盖了一间厨房，还修建了一个小小的花坛。

24载风雨，傅老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；24年时光荏苒，傅老师一直守望着大山深处这间小小的校舍，看着它从四面透风的土屋变成现在白墙红瓦的砖房。

傅言明驻足在山顶小小操场的身影，那洪亮却并不十分标准的普通话早已和高高飘扬的红旗一样，成为群山中最美的风景，成为山民们最敬仰的人。而在金寨群山中，像傅言明这样的老师有一百多位。 记者 程兆 摄影报道



手把手教孩子写字



带着孩子们做游戏



全校师生 升旗仪式

“把党费交上，七月份我还活着”

七月十三日凌晨，好人检察官吴群真的走了

编者按

七月的淮畔，夜空中少了一颗平凡的星星。但它的逝去，让无数人的眼泪在飞。蚌埠市、省检察院系统，掀起学习好人检察官吴群的热潮。

吴群，他用什么让我们的心灵如此悸动？日前，记者深入当地，追忆他生前的点点滴滴。即日起，本报推出“好人检察官”吴群系列报道。

他走了，却留给我们更多……

去年底，在蚌埠市首届“十佳检察官”颁奖晚会现场，梁仁玖搀扶着丈夫缓缓走上领奖台，她含着眼泪对吴群说：“好好治病，好好工作，不要辜负领导和同事，我会

照顾好你，照顾好这个家。”但吴群却“失约”了，在今年七月，他真的走了，留给家人的，是无尽的思念。

记者 王旭东 张火旺

“把党费交上，因为这个月我还活着”

“交款人：吴群，2011年7月份党费，20元”，这是2011年7月25日这天吴群的同事陈伦远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的记录。

据陈伦远回忆，7月15日，吴群的遗体告别仪式后，吴群的爱人梁仁玖大姐递给他20元钱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这是吴群七月份的党费，你把它交给组织。”陈伦远愣住了，不知道该不该接。

见小陈没有接钱，梁大姐说：“吴群临终前交代，一定要把这个月的党费交给组织，因为七月份他还活着，请组织一定要收下他最后的党费。”

“吴群在弥留之际特别交了三件事。”梁大姐哽咽着说：“一要帮他交上七月份的党费，二不能再给单位添麻烦，三是记得给考上大学的同事家送份心意……”

“给我穿上检察服，系上红领带”

7月12日晚上八九点钟，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病房里，昏迷中的吴群突然睁开眼睛，用微弱的声音对妻子梁仁玖说：“该给我穿检察服了吧……”

生命的最后几天，吴群有过短暂的清醒，他嘱咐妻子把他的检察服准备好，万一走了，要给他穿上，而且要白衬衫、打红领带的那种，还要戴上帽子，那样会好看些。

7月12日晚上11点40分，吴群开始大口吐血，虽经紧急抢救却无力回天。13日凌晨0点17分，吴群坚强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。去世时，吴群眼睛微睁着，嘴巴也张开着，似乎还想要说什么。“他是不想死，不想离开我们，不想离开他心爱的工作岗位啊！”此刻，妻子的梁仁玖最能读懂丈夫的表情，悲痛不已的她，只感到天旋地转。

蜗居检察官的清贫生活

9月1日上午，记者前往吴群生前的家，一幢老旧的两层居民楼。楼下的两间房，四十平方米，没有卫生间，这就是吴群一家三口十几年来“蜗居”。

走进他的家，记者感到阵阵心酸：大部分电器和家具还是结婚时置办的，最多的就是那一摞摞各种法律书籍，一张十年前拍摄的祖孙三代全家福算得上点缀了。

“从部队转业那年，他坚决把70多平

方米的住房让给了战友。”妻子梁仁玖说。

不光是住房，相濡以沫几十年，梁仁玖对很多事情都“难以理解”。吴群不抽烟、也不喝酒，内衣缝缝补补，喝茶只喝10块钱一斤的“炒青”，一件旧棉袄穿了15年舍不得丢。吴群在上海住院时，妹妹看到大哥穿的内衣破旧不堪，就给他买了两套换洗。不想却被吴群说了一顿，说小妹乱花钱。